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九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吳楚

吳通上國

季札讓國附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

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迎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

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巫臣屈姓本楚宗爲申縣公計夏氏見楚莊王之伯周書康誥子蠶鄭靈公名夏姬之兄殺死無後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靈公陳靈公夏南夏姬子徵舒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楚滅陳有不獲死言死易得無

為取夏姬以速之黑要襄老子。下注上曰丞巫臣以  
正諫王。止子反而竟自取之。道道使夏姬歸鄭。知禁  
父名荀首中行伯荀林父字。此之戰楚人囚知罃荀  
首囚王子穀臣獲襄老巫臣聘聘夏姬也。楚伐魯至  
陽橋見晉景楚共爭伯叔跪申叔時子桑中衛風淫  
奔之詩介副也幣聘物齊敗敗于鞍也邢晉邑錮禁  
之弗令仕將  
可與之仕也

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楚圍宋之役師還子  
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救下○楚圍宋之役師還子  
民故號天告亂上謂伯主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

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  
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  
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  
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  
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  
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吳僻在蠻夷。不與中  
國通。自巫臣以一婦  
人故。奔晉。使吳而始通焉。圍宋。見莊王之伯。申呂楚  
二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巫臣言申呂。賴此田成邑。  
去此田。則無以出兵。而二邑壞。北方中國也。闞蕩弗  
忌。皆巫臣族。以夏姬并怨黑要。亦殺之。二子。子重子  
反。吳屬楚。楚晉爭衡。故巫臣獻謀於晉。使已使吳。教  
吳反楚。爲其內害。壽夢。吳子乘。季札父也。車一乘。爲  
兩。百人爲卒。偏車之半也。又五十人爲偏。楚廣百人。  
故以百人往。而留其二十五人。則半車之一矣。故曰  
舍偏兩之一。狐庸。巫臣子。亦智士。故寘之。吳爲行人。  
使謀外事。巢。今南直隸巢縣。徐。今泗州有徐城。  
州來。今爲壽州。皆楚屬國。於是  
二子往來奔命。而楚不獲寧矣。

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餘見晉景  
楚共爭伯○冬。晉士

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

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

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

伯帥師。會伐郟。土燮。益文子。言受命於君。不得有  
失信於君。無以自立。朝聘既有贈送  
之禮。復有私賂。是加貨於禮。所無。公私之事。不兩成  
以君命爲公。受賄爲私也。不得事君。將與魯絕也。

九年春。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

吳人不至。蒲。衛地。詳見晉  
景楚共爭伯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鍾離。楚邑。  
今鳳陽府境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



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吳

天。亂靡有定。養由基，字叔子，庚楚司馬。戒，備也。覆，伏兵。庸浦，楚地。不用，謂乘楚喪，不以天道

相恤也。詩小雅言不為天所弔恤，則禍亂無定時。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向，鄭地。士句以吳伐喪為不德，餘見悼公復伯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

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季札少弟，以賢故讓之立。

札自附曹子臧之義，固讓而止。子臧事見小國交魯傳言季札之讓。吳兄弟相傳。春秋中讓國者三，吳

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南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克以靖國，蓋其性自不樂於為君，非有為也。然德非

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逮矣。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

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倣。

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

之，獲楚公子宜穀。棠，楚邑。今為南直隸六合江浦縣。殿，後軍。臯舟，吳險阨之道。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

還。軍政，嚴設賞罰也。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

鳩人叛楚詳見楚五今尹代政

二十五年秋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

大敗詳見五今尹代政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

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門攻其門啓開門也殪死也諸樊卒餘祭立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雩婁吳地在今雩婁縣境餘見楚平王得國晉平楚康爭伯

二十九年夏五月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餘祭弑夷味立六月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

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

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

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溼溼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郇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夷昧嗣

聘上國，始至魯。穆子名豹，不得死，不以壽終，竟死於豎牛之手。周樂天子之禮樂，魯以周公故得有之。以後樂歌皆依本國所常用歌曲。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化未大行，勤勞而得其正。邶、鄘皆衛也。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其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淵深也。亡國之民哀以思其民。

困武公。康叔九世孫，二公德化深遠，雖曹宣公淫亂，懿公滅之，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所遺固然也。王黍離

也。幽王遇犬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宗周頌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

風。故不懼鄭詩第七。美其有政治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齊詩第八。泱泱弘大之聲，大公封齊為東海

表率。其後將強大也。爾周之舊國。詩第十五。美其德之廣樂而有節，故不淫。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

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怠荒，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秦本在西戎

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  
 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  
 故曰周之舊魏詩第九魏姬姓國晉獻滅之風風  
 灑之聲謂如風行巨水也是大而險然婉而易行故  
 可以德輔唐詩第十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思  
 深遠必令德之後陳詩第十二淫聲放蕩無所畏忌  
 故曰國無主鄆第十三曹第十四季聞此歌不復譏  
 論之以二國微也小雅小正亦歌樂之常憂思怨忿  
 而無貳心猶不忍形於言疑當幽厲之世去文武未  
 遠其遺民猶存蓋變小雅也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  
 天下熙熙和樂之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故知為文  
 德頌者以成功告于神明至哉言道備也不佞直之  
 美不屈曲之美不偏謙也不攜仁也不淫有守也不  
 厭日新也不愁知命也不荒節之以禮也不賈德弘  
 大不宣不自顯不費因利而利之不貪義然後取底  
 滯也不底守以道也不流制以義也五音宮商角徵  
 羽八風八方之風八音既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  
 其序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樂有歌有舞舞  
 以容故云見象象其功德也節舞所執之竿即詩序  
 所謂維清奏象舞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也皆

文王之樂美其德也憾憾未周洽天下大武武王  
 樂韶濩湯樂韶濩猶紹也紹繼大禹故曰韶防濩下民  
 故曰濩慙慙於放桀言湯而不及武者或為先王諱  
 也大夏禹樂禹治水八年其勤至矣而不矜不伐故  
 云不德韶濩舜樂紹堯之德曰韶札以舜德盛如天  
 地蔑加故止焉而不敢復請且知其篇終也札觀樂  
 而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何其賢明才博之絕人豈在  
 吳而涉知其樂歌之文或左氏附會之也又聘諸國  
 而遍識其賢納歸之公歇盡也樂高之難見田氏傾  
 齊帶大帶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以獻瑗遠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鮪史魚發公叔文子戚孫文  
 子邑辯猶爭也君在殯獻公未葬也君不德而臣賢  
 且富故政必歸之

三十一年冬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

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戕戴吳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以狐庸

行人聘晉。延州來。季札前後食邑。故以為稱。延。延陵。今南直隸常州。嗣君。先度。檢則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詳

靈王之亂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

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遠啓彊城，巢然丹城

州來。棘、櫟、麻，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今湖廣武昌府境有夏汭。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

其後。宜咎，陳大夫奔楚。然丹，鄭子革前奔楚。

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

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

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驛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

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

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逾使臣

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

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

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遠射。楚大夫瑄。楚地。遠。隸舒縣。杜云有鵠尾渚。又河南羅縣南有鵠山。未詳。驛傳也。羅。水名。守龜。疑寶龜藏於宗廟者。余亟使。述。吳令龜之詞。馮怒成而怒也。兆。龜兆。報應也。城濮戰。楚卜吉。應乃在邲。報志。志在應其卜吉也。南懷。汝清。皆

楚界。禮。謂備敵之禮。懼而脩備。兵家之常。何禮之有。

六年九月。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遠洩。楚大夫。乾谿。楚東竟。房鍾。吳地。弃疾。鬬韋龜之父。歸罪。非遠洩以解其敗軍之罪。

十三年夏。晉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徵會。召諸侯會平丘也。良。今南直隸邳州城北。有良城。

十九年冬。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

楚子平王也。子瑕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使，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 闔廬入郢

昭公十三年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州來為吳楚要害之地。吳前入而令滅之，以封季子。後以遷蔡。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

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

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

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

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朝吳有功於平王，無極忌其寵，謀害之。誘之請

求上位，而又間其位在吳上者，使逐之。至王怒，又云去吳以翦蔡，欲悅也。異言其多權謀，以鳥喻蔡。言吳必能使蔡速飛背楚，故翦之。是年吳夷昧卒，王僚立。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令曰：鮐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

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 吳 昭公十三年 吳滅州來 闔廬入郢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陽句，字子瑕，子魚，名鮒，司馬主兵，故卜戰令龜以事命於龜。長岸，楚地，餘皇，舟名。隧，出入道，置炭火滿於隧，陳兵守之。光諸樊子闔廬藉借眾力也。長鬣，多髭鬚，似楚人者。三呼更對楚人，以為怪殺之，而亂傳言光有謀。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

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

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在蔡，蓋為大大時，往聘蔡，鄖陽蔡邑。

伍奢舉之子，員之父，室妻也。無極既言可妻，又以女美勸王，皆欲譖建而先為之地也。秦女歸王，故稱夫人。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

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

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濮，南夷也。城父，今為南直隸毫縣東南七十里，有

城父城，居太子亦將為讒地也。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秦拜謝冬。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遷徙也。

前吳滅州來，今楚復取而城之。成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駭，驚也。轉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

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



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無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

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在卑。謂不在嫡子位。以長

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東國。隱大侯。廬之弟。朱之叔父。有盟。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也。在君言權在君。他他心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哀公十一年 蔡平公卒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于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凡將威重。則兵皆嚴整。詐不能施。其事而取竟。卒主帥喪亡。其軍人無復鬪志。故如燬。燬火滅也。光謂越賤。軍多寵人。政令不一。可以許襲。故令前隊去。戰備薄。威嚴示不整。以誘之。後則敦厚。其陳整眾。以待兵。忌晦犯。擊楚不意也。雞父在南。直隸壽州境。舊有雞備亭。罪人不習戰。以餌之。王。王僚掩餘。僚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此戍所謂挑。吳者楚既大敗。州來必入吳矣。楚大子建之母在郟。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

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

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滋郢陽也平

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恨失寵而召吳人諸樊門巢

已卒此誤應即諸樊之太子光也徼要其勝負既敗

雞父設往復敗是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

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

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

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

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

是城不亦難乎囊瓦子囊之孫字子常前用子囊遺

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天子德及遠四夷為之守在諸侯已卑諸侯政脩四

鄰為之守四竟裁自完而已狎安習也三務春夏秋

之務梁事見秦取梁走集邊竟之壘壁伍伍部候候

望交禮交接之禮懦弱也耆強也詩大雅無念念也

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其德以顯之若敖蚡冒武

安。前子囊城郢。君子以為忠。此囊瓦城郢。戊以為必亡者。蓋共王之季。當楚方強。而思成其國。都是防患於豫。有謀國之深思焉。今畏吳而城。是智畧無施。自保不遑矣。此事同而勢異。情異。不可不察也。

二十四年冬。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狂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畧行也。行吳境將侵之。踵躡其後。汭水曲歸遺也。越既遺王以舟。復以師從土圍陽。

楚地壽夢。越大夫二姓之帥守巢。鍾離二大夫。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遠射熊相謀季然楚二大夫州屈丘皇巢卷楚四邑城築其城郭築其郭茄訾皆楚地復復於故遷遷之新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 宣公六年

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王。子西，王之二子也。昭王名。言其母為建聘，是揚

讐也。名，篡國之名。子西若立，則無入郢之禍。子常

之言，亦不可以人廢也。然子西以正拒，自不能違矣。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

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

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

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

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

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

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

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

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

鉞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

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

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掩餘燭庸皆

楚邑。在南直隸廬江縣。有濞城。季子聘觀強弱也。二

尹楚官。然麋其名。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

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濟師益其師也。窮楚地

沙水名。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故

吳不能退。光言二弟將兵在外。為敵國所制。國內空

此機宜乘光。諸樊子故自稱王。料季聘還亦以光

當立。專諸深然之。以僚無復可忌。光感其意。遂以身

委之。掘室掘地為室。預為避計。僚備光甚密。甲士坐

道邊。至光門。以其視持鉞環衛。進羞者使解衣於外。

膝行而進。以鉞夾之。及其體。復以次相授。進於王。設

諸炙。至魚。寘劍於中。以刺王。雖鉞交其胷。而竟弑之。

鉞劍屬闔廬。光也。以縛諸子為卿。吳自諸樊以下。兄

弟相傳。而不立適。欲以久。及季子。季子不立。而僚以

夷味之子立。光固宜有國者。故札云。爾復使命於僚。

墓而哭之。居本位。待光命。徐鍾吾。二國鍾吾。郤宛直

今為南直隸宿遷縣。郤宛以乘亂不祥。故還。郤宛直

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

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

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

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

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

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

齊人伐魯

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右領楚官子惡郤宛字淵報獻也曰實至淵之無極辭帷帳帷陳甲兵其中此役殺替之役遂令將師令也燕燒也編管苦也秉把也秆藁也投投於地競取其屋之材以投地不忍燒之也炮燔郤宛也令終陽皆郤氏黨蒙蔽也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

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

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進胙，國人祭祀者謗詛也。左尹卻

氏陽氏晉陳氏不愆位。在位無愆過。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途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

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

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

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

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

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

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

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忌二子在徐，故使執之。楚

怒大封，多分與土田。定徙，定其所徙之居。又使逆之

於竟，養所封邑。城，城養。胡田，故胡子之田。柔服，使吳



柔而服自同先王言光文甚志美欲比於先周盛時也終不遠言其究竟可俟億安也歸善惡之歸播揚宣耀而無遵養之意防壅也壅山水吳子問於伍員以灌徐斷髮自刑示懼夷城父也

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肄習也數往數來如肄習也道敝罷敝於道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潛六楚二邑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

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羸羸體也轉宛轉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疑咎在巳故問

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不釋夢而釋日食之咎在楚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周十月十九日閏四十一日至辛亥朔日雖食於辛亥而變始于庚午以始變為占而日在辰故知入郢之日必以庚辰午南方楚位以午日有變故災在楚

辰東方吳在楚東故入郢必吳午火庚金金為火妃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吳終不克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辰尾龍尾滿變氣也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桐，今南直隸安慶府有桐城縣，與鳩皆楚屬國。吳教舒鳩誘楚使以兵臨我，我伐桐，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忌。所謂多方以誤之。楚從舒鳩伐吳，吳見舟于豫章，偽若為楚伐桐，而實潛師以擊楚軍。楚不忌，故敗。繁，守巢大夫。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表以如楚，獻一佩一表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

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佩，佩玉。唐國在湖廣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舊有上唐鄉。

成公，惠侯後，肅爽，駿馬名。隨州城北唐城白雲鄉有驕驕陂，自拘以竊馬故也。隱，憂約相助也。夫人，謂圍

馬者官不共言禮遣蔡侯之物不供備蔡在汝南漢北誓言若復渡漢事楚當受禍明如大川。囊瓦之賄不足論矣。唐蔡二君以弱小處強暴之下忍欲示札猶恐不寧而乃以翫好誇示會夫其及也宜矣。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隊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

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衣裳剝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

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故曰文公合諸侯。餘見晉失諸侯。沈。今為汝陽縣。

隣蔡。晉使蔡滅之。伯氏卻宛黨。豈因奔吳。員與豈皆志必報其仇。共謀破楚。故楚苦兵。淮內。淮水曲。吳乘舟從淮過蔡。舍之。時豫章乃。今湖廣德安府東。卅里。章山也。戎欲瓦緣漢水上下。遮使勿渡。已以方城

外人毀吳所舍舟大隊在。今河南羅山縣西南。百二十里。一名九重關。直轄。疑為武勝關。在。今河南

信陽縣南。冥阨。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一名平靖關。有大石門。鑿山為道。是漢東三隘道。塞之。使吳不

得退。因與瓦師夾擊。黑武城大夫。用軍器革。不可持。久故欲速。史皇楚大夫。又緣國人素情。恐戎獨克

為功。欲速戰以先之。城。口。三隘道。總名。瓦濟漢。從其言。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今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漢江之右。小別在漢川縣一十里。不可支也。安求言安寧時。求知政事。難

時不可逃。又以致死克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二師吳楚之師。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九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十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楚吳越

昭王復國

定公四年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包胥，楚大夫。與子胥善而各行其志，復報也。存，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封大也。吳有楚，則與秦鄰，故患取分。與吳共分楚地，撫存恤也。伏，隱處也。無衣，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故九頓其首。

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

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罷闔閭，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

不正視。道謂行兵之法。稷，沂皆楚地。遠射，楚大夫奔之。夫槩戰敗奔楚，蓋事後此終言之。棠溪，河南鄆城西八十五里有棠溪，故城麋楚地。子期欲焚其師於



此子西謂前與吳戰父兄多死其中不忍并焚子期  
 言焚吳復國則祭祀不廢而死者得歆公塔楚地闡  
 輿罷楚大夫先被吳囚誑吳而歸諸梁沈尹戌之子  
 葉公子高也其弟后臧與母俱獲於吳竟弃母而歸  
 故惡冬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  
 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  
 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  
 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  
 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  
 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  
 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  
 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  
 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  
 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  
 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成曰水名在  
今湖廣漢川

縣南一百二十里源出縣西界入漢藍尹楚官名亶  
寧安定也志記也鬪辛等九子皆從王有功故賞懷  
初謀弒王故欲舍之王憐其念父以其兄有大功故  
并賞子旗有功平王恃功見殺包胥常尤其人遂逃

賞以自異。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乃偽為王車服。權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之人。城麋。築城于麋。今岳州府境有東西二城。其築也。子西以由于不能其事。當辭勿行。由于以人材質不同。于能受戈。蔽王而不能。如脾洩之事。豈能知城事乎。傳言楚多賢臣。各致其能。故昭王歸國。

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

惟上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

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

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終纍。闔廬長子。夫差兄。潘子臣。小惟子。楚二帥。陵陸

也。水陸二師皆敗。子西以國人知懼。而後可與圖安

故遷郢於郢。改紀以安定之。郢本都商密。漢為丹水

縣。後廢在襄陽府城南二百二十里。子西遷郢。實此

廢其地在襄陽府城南二百二十里。子西遷郢。實此

也。何用遷郢以自弱乎。子西諸臣皆忠勇有謀。籌之

豈其畧耶。緣楚郢本。今江陵。吳自江而至。頗為便

易。襄陽稍北。吳既難犯。尤居國上流。其勢易以制吳

斯見謀國營慮萬端。不可以一律拘也。至。今襄陽

控制南北。天下之形勝。實稱焉。子西其審矣哉。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

頓。牂。頓子名。頓。今河南商水縣。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豹。胡子名。胡。今南直隸潁州。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

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設版築為圍

一里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役屯聚書夜不止。凡九日而壘成。子西本計如此。今如之。辨別也。男女各別。係

累而出降。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既還而蔡叛。楚即吳。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

來。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殺駟以說於吳。言不時遷。駟之為也。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盱。承音徵。蓋楚言。或云衍字。翩蔡大夫。射公公卒。門之。翩以矢自守門。錯亦蔡大夫。如牆並行。如

牆俱進。中肘。中錯之肘。盱即霍也。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

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

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

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

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

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

以歸。夷虎蠻夷叛楚者謀北方。既定其內而圖外也。

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偽詞將以備吳。夜約其期。

即襲梁。霍使不知。備一昔一夜也。梁霍蠻二邑皆在

今河南汝州境。有廢梁縣。有霍山。又有蠻中聚。浮餘

楚大夫。晉陰地在河南山北。自今陝西洛南縣至

河南嵩縣。司馬即敗也。起發也。析豐皆楚邑。析今

為內鄉縣。南舊有豐鄉。取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眾

以臨上雒。而分軍為二。以脅晉之命。大夫之守陰地

曰士蔑者。上洛即洛南。菟和。上雒。東山。倉野。上雒之

野。少習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一百八十里。將大

開武關。伐晉。時晉有范中行。之難。故曰未寧。九州戎

在晉陰地。陸渾者。詐以田封蠻子。而為之卜。城。因執

之以與楚。三戶。楚地。內鄉縣西南。有三戶城。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誘而悉俘之。

六年春。吳伐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

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

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

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伐陳詳見楚滅陳前敗柏舉此戰史若不救陳是奔盟逃仇申子西名結子期名啓子閻名皆昭王兄大冥陳地吳師所在二順謂前許立為順命今立君子為順分潛師密發閉塗伏道也越女昭王妾音惠子名日為君象妖氛守之故以為當王

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祭禳祭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故不越望江今在荊州府城南源自蜀之岷山歷歸州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而東與漢合漢今在荊門州東九十里源自陝西漢中為漢江至荊山東為滄浪水過潛江為沔水今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界與漳水合流通沱江至枝江縣界入大江漳今在當陽縣北界出臨沮縣南至當陽與沮水合流入大江皆在楚境夏書五子之歌云唐虞及夏皆都冀桀乃於此滅亡由不知天道之常也文書大禹謨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昭王由已率其常道可以保國

### 白公勝之亂

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

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

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

而後死。石乞曰：「焚庫絀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

孫燕奔頌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

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建遇讒見前建奔鄭見宋華向之亂謀間同者子木建字

請行而期請行襲鄭而定其期也鄭殺建子勝亡在吳子西以勝信勇欲召之使藩衛其國葉公云周旋

於仁之厚斯成其信率由於義之正斯成其勇言必求復以死為期則必恃仁傷義以濟其私謀豈曰信

勇乎卒召之曰楚邑在今河南息縣有白公城未節言楚新破未得節適讐不遠比子西於鄭人翼而

長以鳥喻已之愛育勝第用士之次第得死得良死言必殺之方為我也悛懼也石乞勝之徒二卿士子

西子期能宜僚楚勇士說相悅辭辭其事承之拔劍指其喉慎楚邑在今南直隸廬州府城東北有慎

城戰備欲陳鎧杖兵器如與吳戰時以入獻捷因作亂以袂掩慚於葉公故豫章大木抉以殺人效其多

力乞欲焚庫以息覬覦弒王以絕羣望勝志止復仇故弗從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故葉公在蔡言行險圖

倖者多求于天則偏重而離散欲須其斃討之管脩楚賢大夫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可討高府楚別府

居王於內乞主其門匡公陽楚大夫穴其宮以出王昭夫人王母也歲年穀幾冀望也艾安也旌表也國

人或勸之胄或勸之勿胄見葉公之得民也箴尹楚官名固欲助白公子高葉公字言二子功多楚由以

國而勝殺之是賊也豈可保其終而從之因使率眾攻勝勝奔緄微匿也長者謂白公燕白公弟頌黃吳

地二事今尹司馬國寧國安也寧子西子字子國寬子期之子授二子位而歸老亦要後言之

十七年秋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

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

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枚卜暗指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志望也過相將為王也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

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齊火三傳屬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巴。四川重慶府有巴子城。鄆。時屬楚。觀瞻楚開卜大夫。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此命使為之帥。請承請其佐。寢尹由于。以背受戈。上尹遠固執燧象奔吳師。所謂勤先君者。析楚邑。知志。知用其志。夏書。大禹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以志。後用龜。蓋詳於人不瀆神也。

### 楚滅陳

襄公三十年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卑。大夫敖。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以陳之亡形已備。不可結好。

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

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癆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

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

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

人也。招過皆哀公弟。哀公先愛留。屬招過立之。既見殺。太子而立留。知人心不順。復憂患自殺。于徵師。陳大夫以喪赴于楚。而勝愬。秋。陳公子招歸罪於

招過殺太子。楚遂殺于徵師。

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

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

於穎而逃。孫吳，偃師子。惠公奉之伐陳，示欲立之也。戴惡，宋大夫。輿，嬖衆寵人。袁克，嬖之貴者。殺馬，毀玉，以非禮葬哀公，為將殺請寘馬，玉不用而求私盡其臣禮於幄中，加絰以喪公，義不臣楚，故逃。

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

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

之妃。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治火。火，心星。心星見而陳火，是陳以水得火為之妃，而與陳封。而楚去，故曰逐楚。建陳，火出於周五月，而以四月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故也。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則水滅，而陳亡。

十三年，平王即位。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火在傳屬書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懷公令以與楚與吳者分左右。陳人謂無所與者。從其田之東西為左右。都邑之人無田者。隨其黨。逢滑陳大夫。當公見志在公也。國勝國為吳所勝。如莽如草。主野莽莽然。言多也。訓楚使懼而改過。何日無幾日。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

轅咺進稻醴。梁糗。股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

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大器鐘鼎之屬。

稻醴。酒也。梁糗。乾飯。股加薑桂。曰脯。給備也。言知必逐。故即具此。若諫。恐見怒而先逐。以弱小介乎強暴。而所任若此。何得不亡。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

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士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

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桐汭桐水之曲吳地今南直隸廣德州弔弔

其被兵也良亦吳地在邳州境尸未葬之通稱吳不欲以尸入故托言值水潦難濟恐隕其尸為重憂以辭廩然傾動貌尹蓋陳大夫貞子之上介據禮以必行荐重也備猶弃也廢日并日共積共給委積一日即遷不敢留命也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又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朝禮已亡虐士死者無穢不以為穢也必欲奉尸以達君命雖隕于淵無悔吳詘于禮而內之蓋誠知禮矣不二年而陳旋亡者以經國家定上下蓋有所不逮而或以觸楚之怒也豈若逢滑當公言之為智乎惜白公亂時無復聞有滑言也吁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  
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  
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  
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  
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  
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  
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  
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聚積聚子穀言  
差車老二帥嘗  
從子西子期伐陳習陳事諸梁言二帥官賤民不用  
其令穀又言先王武文皆用俘囚有功雖賤可使封

於汝開封疆北至汝水子高即諸梁又以天命  
之陳為子西所憾而其子必有功并知二帥賤而無  
德宜舍之武城尹即朝  
子西子憾陳事見此內

### 句踐滅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越自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今為浙江紹興府治  
國于吳之南自此之前雖疆場小爭未嘗用大兵故  
口始用史墨晉史官以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  
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星在星紀星  
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吳先舉兵伐越故受其殃

定公五年春越入吳吳在楚也吳入郢故也

十四年夏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句踐越王允常子。檇李。今嘉興府城東。有檇李城。死士。敢死士。禽。如鷲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屬頸以劍注所取。陘。吳地。夫差。闔廬子。兩雄相持。無間可乘。少得焉。則大勝矣。夫差亦其流亞哉。而卒以亡國。惜也。

哀公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復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

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夫差報其父仇，乘勝深入越國，夫椒在山。今紹興府東南十餘里，宰嚭讒誤越，因之求成。子胥知句踐君臣智勇，矢此不取，後必滅吳。以少康事為諫，澆寒浞子，浞寒國支庶。今山東濰縣東北有寒亭，其本國也。事羽，狐之有其室，生澆，封之過山。東掖縣舊有過鄉，二斟夏同姓諸侯，后相啓孫，失國依之。壽光縣東南舊有灌亭，濰縣東南有斟亭。澆伐二斟而滅之，相妻娠，孕少康也。澆仍女，牧正，牧官長，甚毒，戒備也。椒，澆臣，虞舜後國。今河南虞城。

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思虞君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兆始也。女艾，少康臣，謀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澆弟。戈，禮國與過俱滅，舊物故業，喻今釋越亦必爾也。又言句踐施惠，皆得其人，推親愛，則不遺小勞，見其必復，強報吳也。違天言天，與不取，不可食已。言雖忿而欲食之，不可得矣。生有聚集也。教訓，使閑於戰陣，為沼，言吳宮廢為沼池也。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  
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前吳入郢召陳懷公辭不  
往夫差既入越脩是怨詳  
見楚滅陳楚諸臣懲前事患之子西言夫差與父異  
將自亡不足患不崇壇平地作室彤丹鏤刻也不觀  
無臺榭擇擇其堅厚而不靡費者分猶徧也後後於  
衆與焉與下同甘也與之共之也死知知身死不見  
曠廢易輕之也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  
再宿曰次妃嬙貴者嬪御賤者日新不已也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  
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  
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  
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弃周  
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  
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  
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



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

為無能為也。郕，故國，會郕。吳欲伯中國也。宋百牢，我數有常數，淫過其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以象之。冕旒玉路，樊纓之類，皆以十二為至。牢數亦如之。弃

天謂過其數，背本謂廢周禮。弃疾言，故君親行。以兵

陵我也。道長長大於道路。子貢云：畏大，故君親行。又

言仲雍嗣大伯君，吳變禮以治，自同於夷，由時遷易

事以權濟，不一拘於禮也。及歸魯而不知其不伯矣。

此言制禮以象天數，冕服俱禮之大。虞書制服十有二章，周袞服乃九章。云日月星辰畫於旂，為足其數

蓋因臧僖伯之諫云：爾漢儒據之以解周禮，愚久以為疑。至有楊信齋氏云：周天子服亦十二章，公服九

章，昭然甚明，辨之詳覈。福寧黃氏深取其說，則知宇宙之廣莫，必有同心者，特識之以俟好古君子考焉。

又按史：大伯仲雍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而此云云，竊謂太伯始以夷習成，其讓可耳。若

大伯既以禮治，仲雍何用自同於夷乎？恐子貢一時辨說之詞，未足為據也。

八年春，吳為邾故，伐我，盟而還。為魯伐邾，執其君也。詳見季康

子構怨邾齊。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齊侯使如吳

請師，將以伐我。秋，及齊平。詳見田氏傾齊。季康子構怨邾齊。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也。易秋，吳

城邾，溝通江淮。邾，今揚州廣陵城東南，築邾城。今名蕪城。下，掘深溝，謂之邾江。自江

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前吳與齊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郟。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以說於吳。承。吳

大秋。吳子使來復做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名。勇名也。避

季子。子至此。年蓋九十餘矣。故論之者多異說焉。

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師及

齊師戰于郊。詳見康子。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

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

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

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

其徒具舍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

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

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

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

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

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宣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齊未逞，復會魯再伐博、高、齊二邑，皆屬萊蕪縣中軍。王自將，巢、姑、曹、展如、吳三將書于占，得志以死事也。子陽即樓也，與明相勸厲致死。國子書也，必死亦勸勉之。虞送葬歌曲，具含玉，皆示以必死。

子行陳逆也。尋繹也。約繩也。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故預繹之。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也。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也。不復見，言將死也。聞鼓不聞金，有進無退也。艾陵，齊地。時齊吳之上軍皆敗，勝負猶相當，而王以精卒乘之，故大勝而獲齊之羣帥。公以兵從，故以芾車甲首勞公。叔孫州仇也。從司馬唯從吳司馬所命，衛賜子貢拜受之，鬻荐也。書云天唯識此不善，故使下國殺國子，衷善也。下國魯自謂也。齊國之士莫不致死以敵吳，而竟至於敗，可見吳兵之強極矣。此其銳盡焉，而卒破于越也。將伐齊是役之先。

夫火正尊壽高言

秦養也。如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有欲欲并之也。石田，喻不可耕，盤庚商書。顛越，不共從，橫不受命者。剝割也。殄，絕也。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也。王使員於齊，員因托其子，改姓為王孫，欲辟吳禍也。反使返，屬鏃，劍名。越朝齊，敗，盈之極也。○子胥，誠智士，論吳越之利害，亦悉矣。然以先王不共天之仇為言，夫差庶有徹於心，而不及是，何也？鮑氏亡，不旋踵，而以托後，豈員之明，亦於此而有奪也哉。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

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

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

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案：臯，今南直隸巢縣柘臯。有會吳城，尋盟，尋郟之盟。周固也。制制其義，奉奉贊明，神結結其信，要要以禍福。尋也。重也。寒，歇也。徵，會也。召之使就，會也。且姚，吳行人名。子羽，子木，皆衛大夫。患衛為衛患，標擊也。疾，狂也。噬，齧也。與宋衛盟，畏吳竊盟。藩籬也。侯伯致禮，以禮賓地。上所會，主人餼，生物各以禮相辭讓，難之。苦困之。東

衛請者，墮毀也。崇猶與也。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

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

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父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繁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

吳前既勝齊。復與晉爭伯。而國破于越。單平公周卿士黃池在。今河南封丘縣南。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泓水名。姑蔑。今浙江龍游縣有蔑。姑蔑。蔑姑墓。彌庸父爲蔑姑所殺。得其旌旗。屬會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 昭公二十 二十 昭公二十

越始敗而後勝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遂入其國王到七人以絕口也爭先爭歃血先後吳大伯後故云長晉盟主故云伯寅晉大夫盱眙也大事盟也二臣執與寅也墨氣色下勝為越所勝少待無與爭也按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如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是也當盡帥諸侯而獨言侯牧者舉尊而言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于伯亦當盡帥諸侯而獨云子男舉下為言也魯以侯事吳故賦八百乘今吳率之以見晉是晉為伯吳為侯魯為子男故半邾以三百乘事吳如邾以六百乘事晉蓋邾子爵其賦六三百乘也悔謂景伯欺之何景伯名戶牖地名襄襄公會祭吳實然言為吳所執也吳人信鬼故以此恐之名惡名儀吳大夫有山魯大夫二人舊相識繁垂貌言上人佩服美好已獨無以繫佩一盛一器也晚視也褐寒賤之人言有旨酒但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相為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言吳

子不恤下故亡以宋不會黃池欲伐之殺大夫囚婦人悖虐甚也不能報越與之平子胥所謂始弱也

十七年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笠澤今大湖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

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

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

女及楚師盟于敖誤吳使若與楚構怨使吳不為備

之夷從越者敖東吳地

二十年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

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艾，吳地。除，不忠者。內以說于越。是時吳之亡形具矣。夫差猶不悟而殺諫臣，英雄消阻，會愚人，之不若也。哀夫！然越計已素定，而欲假焉以說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

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

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

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

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

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

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趙孟，諡襄子，名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飲食又降之。楚隆，襄子家臣。先主簡子，質，明信也。嗣子，襄子自謂，以欲敵越救吳而不能，嘗試也。隆欲



入見吳王恐越不聽故偽詞以說越人而得入展陳也。箒小筭問遺也。夫羞自喻所問不急猶弱人不知將溺而反笑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此而問隆言黯進退咸宜於人故有美稱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吳圍三年而

浙江定海縣境唐為翁山縣今廢以歸以其尸歸○夫羞痛父割亡使人呼

壯矣且句踐君臣皆人傑也而能大勝入其國都畧亦豈世出哉卒侈心務勝以至滅亡斯見保基固業者不在於雄勇機智而在於履信思順也噫使兼東而並運之尤足稱賢也已

###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十終

#### 春秋左傳屬事後叙

先聖王經籍雖遭秦燬而自西漢以後千數百年名儒碩士撰述叙紀已汗牛充棟雖稱博洽者亦莫能殫閱士生今世若無庸復有所益矣然事有剴要而於古遺焉其可漫焉而任其缺乎往歲余以遷補與諸同籍聚晤京邸有謂袁仲樞通鑑紀事本末可便覽讀而上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列之前者余曰某曾讀宋學士集有左傳始末叙文又近世毘陵唐荆川氏亦

有此纂時璽丞王敬文曰宋學士所叙藏諸  
秘府某等未之見荆川所纂事頗不全又少註  
難讀余向年有志纂之未竟會將計偕以授吾  
同門友傅遜氏渠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叙事  
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羅之無漏  
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余詳  
讀一二卷及其辯誤精覈必傳無疑此真足以  
列紀事本末之前矣余聞而心識之惜未獲即  
觀其書也去歲秋杪傅君適補建昌學諭甫及

叅謁余因詢得前書與王敬文所語符遂諷令  
鋟之板以廣所傳傳諭云雅有此志而誦於力  
會建昌陳令縱臾之且指俸以資之始旣  
巡道施公聞而贍成之余亦微有濟焉然傳諭  
旣以此為袁氏之前又欲以宋元事繼其後并  
取袁氏書釐其未允而增其未備瞿、馬恒以  
不克副其志為懼余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  
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  
甚矣今

臺省諸公識際弘遠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  
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  
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即使海內學者皆  
如其志豈不以通博稱而廼致夫寡昧之誦耶  
但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或誦古人遺書  
而追憶其人則不免有隔世之嘆設遇其人而  
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  
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  
多伏櫪之悲也吾於傅遜氏而深有感焉既訖工

持以請叙於余余憐其居今而學古力微而志  
遠不欲拒其意以鳳洲先生既叙其前矣  
遂推敬文之意以繫之後萬曆乙酉秋九月朔  
日守匡廬松陵潘志伊撰



春秋左傳屬事後序

竊觀古今學術。其始也有自。其成也有漸。其行也。有藉。必天薦生睿聖。始能超悟。先物創制。遜弱冠至。崑獲師歸。熙甫有光。子建有極。獲友周汝亨。士淹。汝允。士洵。俞仲蔚。允文。徐道潛。三省與陳吉甫。敬純。王敬文。執禮。皆卑視時藝。交相淬礪。以博古高遠為務。中少許可。遜年輩獨後。皆推情分好。開發予蒙。今此纂與訓註粗成。而二師四友先已徂謝。吉甫潦倒家居。敬文官天朝。無緣一質之。良可恨也。尚幸焉。稍後獲

交。今兵侍顧公觀海。刑侍王公鳳洲。與其弟學憲麟洲公。更友學憲陳霽巖公。為

內閣王公荆石。禮逮寒陋。并得交其弟學憲和石公。以歲賦至京。復得師掌經局趙定字公。皆蒙不以凡衆鄙夷。此書脫藁。即錄以求正。六公。繼得以首冊正定字師。幸留荆石公許。最久。煩更定數條以示。儼作序。適

內台。未果。定字師與諸公並虛加賞詡。而鳳洲公為尤。以雄作遠惠。兵書張公崑崙。公臭味也。撫浙時。疏薦云。註左氏而雅。發明。又安居師

公視吾。臨桂張公念華。連州。公連城。俱以名御史按浙。俱辱薦揚。有云業精三傳。有云見超色相。有云具見淵源之學。其他監司諸公。六交口過譽。深媿蕪謬。得當世名公指訓。品隲如此。或可藉以不磨也。猶恐無以仰答諸公知遇。於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有遺憾焉。幼聞天文易學。地理難精。天象有常。運度躔次。亘古不易。區域屢遭易代。割據制度。名號務以相矯。并裂互錯。新故疊更。紛。籍。有難殫紀。前人偶遺。後終無證。而况所居朴野。少蓄書者。舊

所藏地志。皆不獲帶來。惟得一統志。廣輿圖。及  
向所記憶者。與史記漢書參考而已。然已几案  
為盈。手翻目閱。形罷神耗。而景晷易移。或盱不  
得一。中焉憤。憶向年周汝允藏鄜道元水經。  
皆手自點竄校訂。又云東南非其身歷。多錯。曾  
會覽。甫園其書室有地理圖。如席許者數十  
幅。疆里曲直縱橫。吉甫云予數十年究意  
於此。猶不能精。今此不得與二友共之。痛九原  
之不起。嘆縮地之無術。不知吾涕之潸然也。因  
圖付梓。遂濫叨兵憲。施公。郡。潘公。邑令陳侯。

腆賜。刻工一集。事不容緩。其訛舛。能必無乎  
但以西晉至今千百餘年。若不即為一更。恐後  
彌遠。彌難考。失其真矣。故寧以疎畧取笑當世  
而。愚前語敬文云。通鑑有何難解。吳  
三。片。註為敬文曰。不然。先生云。其註地理  
極可觀。愚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今此註有  
媿於吳氏弘多。如天假以緣。使遜遍蒐天下郡  
邑志。而精考之。復見於左氏編年本。固大願也。  
此譬之築宅焉。以曠野而頓為營構也。難。既有  
堂室。而欲增易之也。易。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

解。遜無元凱。亦不能為此註。今於元凱既有加焉。後人欲因此而更正之。當益易矣。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夫既非一世之書。則豈一世之人所能定乎。今學校科舉。皆襲宋儒一人一時之見為著令。

收輕議。而中耿者難自泯也。則此書下後世者誠殷矣。敢識之卷尾以

禹曆  
內中秋古婁後學傳遜書於江西南  
康府建昌縣學宮



